

读书季
Reading

天下第一藏

刘军
柯建刚◎著

周汝昌：

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，这样的人也少少的。

史树青：

我们近代没出过这样高的人，有学问的人，有涵养的人。

张伯驹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读书季
Reading

张伯驹

大藏家

天下第一藏

刘军
柯建刚◎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藏家张伯驹/刘军, 柯建刚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2. 12
ISBN 978 - 7 - 5008 - 5434 - 0

I. ①大… II. ①刘… ②柯… III. ①张伯驹 (1898 ~ 1982) - 生平事迹
IV. ①K825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01424 号

大藏家张伯驹

出 版 人 李庆堂
责任编辑 宋 杨 姚 远
责任校对 赵贵芬
责任印刷 栾征宇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: 100120)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010 - 62350006 (总编室) 010 - 82075934 (社科文艺分社)
010 - 62005038 (传真)
发行热线 010 - 62045461 62005042 (传真)
读者服务 010 - 62389465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1.5
字 数 320 千
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6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作者自序

若干年前，有一次，席间一个朋友偶然对史树青先生说及我在写一部书，书名叫《大收藏家》时，史先生听了不以为然地一哼，道：“叫藏家、收藏家，都可以。大收藏家？除了前朝的米芾、项子京，当代何人敢如此标榜？”及至见到我，知道我所写的大收藏家指的即是张伯驹先生时，史先生沉吟良久，叹道：“当代能够堪当如此称呼的，恐怕也就只有张伯老一人无愧。其气节之高古，胸襟之坦荡，足为世人所景仰！”

张伯驹先生大我五十三岁，称得上是忘年交。机缘巧合，我有幸结识了张伯驹先生。偏巧，当时我正在中央党校读书，学的又是党史专业，而党史专业无疑和中国的近代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不可分割的，而我的老师、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宋振庭和张伯驹先生又有着数十年的交往，感情甚笃。于是，我便有了和张伯驹先生深入交往的机会，同时也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。于是，写好张伯驹夫妇，成了我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最近我到网上查了一下，写张伯驹先生的专著除了我十多年前写的一部《大收藏家》之外，尚没有别的长篇作品，有的只是一些短篇之作。由于老人家生于清朝末世，如果活到现在，应当已经一百一十多岁。时光荏苒，于今认识张伯驹先生，并与之有过比较亲近交往的人多已作古。前书出版后，最近许多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认为我应当把原书重新整理一下再行出版。这些年，我也有目的地陆续收集了一些过去没掌握的材料。于是，我在重新改定这部书时把这些材料加了进去，把一些原来明显有错误的地方进行了改正。

现在，正值全国一片收藏的热潮，我更觉得，一个真正的收藏家，就应该像张伯驹夫妇那样，把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当做一份珍贵的遗产，从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裨益，而不能一上来便计较能够从中赚取多少钱。如果那样，就把收藏的真正意义糟蹋了。

二〇一一年六月四日，在北京保利公司的春季夜场拍卖会上，元代画家王蒙以东晋葛洪移居罗浮山炼丹故事为主题创作的《稚川移居图》，以四亿零二百五十万元的价格成交。

二〇一〇年六月三日晚十一时，经过四十分钟的激烈争夺，宋代苏（东坡）、黄（庭坚）、米（芾）、蔡（襄）四大家之一黄庭坚的《砥柱铭》法帖，在北京保利公司春拍夜场上，以四亿三千六百八十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。该作品是20世纪初从广东被商人贩卖到日本，为日本人藤井齐成的有邻馆收藏。

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九日，现代画家黄宾虹的《黄山汤口》，以四千七百七十二点五万元由北京翰海拍出。

同日，齐白石的《山水册》以七千一百三十万元的价格成交。八大山人的书画以六千三百二十五万元的价格拍出。

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晚八点，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以四亿二千五百五十万元拍出齐白石的作品《松柏高立图·篆书四言联》。

.....

沉重的历史宛若大波奔涌的江河，在无声地日夜诉说。就在这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中间，曾经上演过多少令人回味不已的故事。近代世界性的文化掠夺，使得多少中国古代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多少稀世之珍流落海外不归，使人徒呼负负，引为千古恨事。

就在这卷帙浩繁的书卷中，或君子，或小人，或英雄，或败类，写下了让后人永远记住的一页……

一九一四年，初春，薄暮时分。

天津至北京的官道上，马蹄声声。二百名北洋军的骑兵，簇拥着三辆油漆光鲜的大马车，直奔京师而来，旌旗猎猎，尘沙滚滚。领头的，是一名统带，年近三十，生得孔武有力，脸上棱角分明，一副自负自信的样子。袁世凯小站练新军，连兵制都改了。这统带管着一团的人马，相当于过去的标统。二十多岁便已当上了统带，称得上是少年得志，年轻有为了。

统带姓谭名得侃，字坤仪，江西宜黄人，为明代兵部尚书谭纶的后人。他生性倨傲，且治军严谨过人，深得东北总督赵尔巽的赏识。此番远赴关外，往返月余，风尘仆仆。所幸一路平安，再有几个时辰，便可抵达京师了。东北之行，事关重大，临行前，赵大帅（人们对赵尔巽的尊称）亲自送行，千叮万嘱，甚为托重。正因如此，谭得侃此时才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。

他的旁边，是一个英俊干练的年轻人，十六七岁，穿着军服，也骑在马上。他叫张伯驹，是袁世凯的表侄，这次出来，是受袁世凯委托，前来迎接客人的。

车中，坐着名震东北三省的神枪巨盗，人称“东北王”的张作霖。

车轮辘辘，车身轻摇，三十九岁的张作霖靠在丝织的软榻上，双目紧闭，似睡似醒。他此番北京之行，是赵大帅专门下了请帖的。赵尔巽做东北王五年，励精图治，颇有几分人望。一连七天，奉天海城的张家宅中，张灯结彩，人来人往。光是贺礼，便摆了十间屋子。然而，在这些贺礼贺帖之中，张作霖最重视的，却是东北王赵尔巽的一封词意恳切的信。

古来，兵匪是不同流的。张作霖是东北的大匪，手下有几万人马，名气

大，实力雄厚。关于他的传说，要多少有多少。清政府垮台之后，各路英雄揭竿而起，拥兵自重，国内一片混乱。富有心计的张作霖再三读了赵尔巽的信后，回了一封信，并附了一份重礼，派人暗中送到京师。因此，才有了此番北京之行。

因为他已经当腻了土匪。

也因为赵大帅许诺重用他。

张作霖在海城启程前，许多人前来相劝。几名亲信甚至以血相谏，力阻他来京，认定这是赵尔巽设下的一个圈套。可是，他三思又再，决心闯了。

焉知是凶是吉？

他没什么文化，却有着商人与政客一般的精明。这几十年来，仅凭直觉，他便多少次化险为夷。东北人野蛮成性，放浪不羁，杀气极重。辛亥之时，三省之内，乱匪蜂起，大小“杆子”几十伙，少则几十人上百人，多则几千几万人，也杀富济贫，也打家劫舍，也巧取豪夺，也杀人越货。能在这几十条“杆子”之中越战越壮，成了霸主，光凭力气是不行的。他以双手神枪、百步穿杨成名。然而，真正创下这片局面的，还是靠了他的胆大、精明。

前面灯火依稀，眼看车子快要到通州了。这时，张作霖的心中泛起了一丝隐隐的不安。

他开始后悔，不该带小六子来。

小六子是他的爱子，聪颖可爱。才十四岁，却已像个小大人一般了。张作霖出身草莽，杀人无算，却每每总有一种意气难伸的抑郁。儿子刚出生时，正是义和团在河北、山东闹得最凶的时候。张作霖身为土匪，却为此深恶痛绝，亲自给爱子取名学良，表字汉卿——大文人关汉卿不也名汉卿么——于中，约略可见一二心迹。学良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知书识礼，文质彬彬，全然无半点“土匪之后”的样子。可以说，在张学良身上，张作霖寄托了深深的希望。

故此，这次来京，张作霖一定要把他带上。

讲白了，他这次是受招安而来的。学良年已十四，张作霖打算让他在北京读书，离土匪远一点，或可更少一点“匪气”。近墨者黑，张作霖不希望儿子将来也是一个土匪。

小六子蜷在车厢的一角，已经睡着了。

张作霖看了看窗外马上那位身材中等的年轻人。只见此人一身斯文，双目炯炯。据介绍，他是赵大帅派到天津迎接张作霖的。从相貌上看，看不出任

何来历。初见之时，年轻人报了名字，张作霖只记住了他也姓张，一口河南口音。打发这么一个黄口小儿前来接他，张作霖心中甚为不满，离京师越近，这种顾虑便更深重了。

一路上，他没有同这个年轻人讲一句话。

多疑是他这种成功者最起码的才能。

张作霖想起了临行前人们的种种劝告，皱着眉头，开始细细盘算起来。

车外，猛听得两个兵士指着前面的灯火，大声地喊了一句：“通州到了！”

立时，张作霖的嘴角绷得更紧了。

这时，谭统带纵马过来，似乎故意大声对赶车的人道：“紧着点儿，赶两步儿，赵大帅还在府里等着客人呢。”

赶车人狠狠地在马背上抽了一鞭子。马车的车身猛的一震，速度明显地加快了。

车里，在暗淡的灯光映照下，张作霖的面色显得更加阴郁了。他看了看外边，正好看见“通州界”石碑上的字样在灯光下映现。他脸上的肌肉一阵阵滚动。眼睛中，闪动起一抹冷漠的光来。

大道边的一个小饭馆里，暗淡的灯下，一对老年夫妇在给过往的客人端饭。几个正在吃饭的乡下人边吃边低声议论着。

一个戴着破毡帽的大胡子乡民声音闷浊，喝了一口酒道：“说是这袁大总统要登基，当皇上。连大龙袍都做得了。”

他旁边一个瘦小的年轻人接口道：“没错，听说还定了个什么《约法二十一条》，连东洋人都帮着他呢！”

正端着碗的老年男人不耐烦地说道：“怎么就占不住你的嘴！吃就吃你的。不占闲的勾当，少扯。”

这时，一队人马从远处奔来，渐渐驰近小饭馆。突然，从马车的车篷后面滚下一个人来。

正是张作霖！

只见张作霖拽着方才挂在车后面的帘子，捂着肚子，在地上打滚，显得十分痛苦。这么一滚，立时周身全是土了。

谭统带一声冷哼，一伸手对着队伍大声喝道：“停！”

马队停下了，兵丁们围拢了过来。

张伯驹纵马冲了过去，来到大车前，跳下马来，连忙扶起了躺在地上的张

作霖。

谭统带却没有下马，脸上一副轻蔑之色，居高临下地对张伯驹说道：“我早就知道，他该犯病了！”

大队人马立时围成一团，不安地躁动着，似乎随时都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谭统带手一挥道：“把他给我先请到车上！”

张伯驹上前劝道：“这前边就有个大客栈，我看，是不是先进去歇息一下。”

谭统带闻言，棱角分明的脸上肌肉滚动，鼻子里不以为然地轻蔑一哼。顿了顿身，对身边的小头领说道：“既然张公子这么说了，那就在客栈里暂时停一下吧。”

谭统带心里明白，既然袁大总统能派这个年轻人来，就说明这个人有来历，就不能不让着几分。

通州城里，一家客栈前的门房里，老眼昏花的账房先生正和一位老太监闲谈。

老太监的模样倒是一副福态相，精神却有些灰丧，不胜歔歔地说道：“如今……唉，真称得上是多事之秋哟。头年打一开春，四川、湖南、江西就是大旱。交六月，两广带上江西和湖南，又是多少年不遇的大水。接着江苏、山东、安徽闹蝗虫。十月，黄河濮阳决口，死的那人啊，不计其数……”

“听说了，听说了！”账房先生连连应道。

老太监叹道：“市面上这副面目让人惨不忍睹，大墙里边的日子也难过着呢。连着这些年，年成不好，乡下的租米就收不上来。总不能逼人家卖儿女吧？”

账房先生不解地问道：“听老内相这话头，这么说就连王府里头，也没了法子吗？”

老太监惨然一笑：“王府？王府的日子更艰难！就指望着看今年能不能有个出息了，唉……”

账房先生连连摇头道：“昨几个我还听那跑码头的客人念叨，今年，怕还不如头年呢。什么时候，只要碰上兵荒马乱，那就一准儿的民不聊生！”

这时候，猛听得院子外边人声嘈杂，狗咬人哭，马嘶阵阵。一群如狼似虎的兵丁早已经把客栈围了起来。门帘一响，一脸杀气的谭统带带着几个兵丁脚步重重地走到了账房里。

一个兵丁模样的人对账房先生大声说道：“赶紧腾几间上房，快点儿！”

账房先生为难地指了指道：“可是……上房打昨儿就已经有了几位城里来的客……”

谭统带的脸上一凶，厉声说道：“可你这店是不是还想接茬儿开下去呢？你给爷听仔细了，我们是赵大帅府的人。这里里外外，可都是大帅的人！”

账房先生闻言连连点头作揖道：“得，老身能看明白，我这就给您张罗去。”

工夫不大，账房先生把客栈管事儿的请了出来，说是上房已经腾好。一群兵丁七手八脚地把张作霖抬进客栈跨院里一间宽大的房子里，放在了一铺大炕上。张作霖躺在大炕上，脸色煞白，牙关紧闭，身子缩成一团，嘴里仍旧不住地呻吟。

谭统带黑着脸，从院子里大步地走到了房门前，向守在上房门口的兵丁大声交代道：“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点儿。这跨院儿，谁也不准进来。万一出点儿什么事，仔细你们的皮！”

显然，他是故意说给房子里的人听的。

兵丁喏喏答应。谭统带走了进去。

昏灯之下，张作霖斜躺在大炕上，脸色灰暗，显得极为难看，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滚了下来。这时，张伯驹指挥着两个兵丁抬了一大桶水进来。

谭统带看着张作霖，用绵里藏针的口吻问道：“要不要我把这通州城里最好的大夫请来，给您好好包扎包扎哇？”

张作霖不语。

谭得侃鼻子一哼。

“那您就挨着！”谭得侃重重地说了一句。

说罢，他便安排人到城里请医生。不一刻，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医生脚步踉跄地进了房间。

房中，站满了如临大敌横眉立目的北洋士兵。

管事儿的给房里又添了几盏灯。灯下，老医生皱着眉头为张作霖把脉。诊了好一阵子，脸上仍是一片茫然。

“也许，是绞肠痧？”谭得侃冷冷地问。

医生摇摇头道：“也许，是一路劳顿，饮食不调……”

“放屁！”张作霖低吼起来。

这时，张伯驹从外面进来，一见满屋的士兵，不禁皱了皱眉。

“让他们都出去。”他对谭统带说。

谭得侃倨傲惯了，不习惯有人用这种口吻同他讲话——尤其是比他年轻的人。

双目交织，凝视了好一会儿。终于，谭得侃转过了脸，无奈地向那些士兵挥了挥手。

士兵们出去了，硕大的房间一下子显得分外空落。张伯驹走到老医生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老朽医道拙劣，恐怕……”

“你去吧。”张伯驹说。

老医生像听了大赦令一般，忙不迭地走了。张伯驹走到张作霖身边，轻声问：“过去……您也犯过这种病吗？”

张作霖睁开眼，并不看他，而是盯住了谭得侃。

谭得侃忙走到了床边。

“我这病……年轻时常犯。其实……药是根本治不了的。只有用……三百只……没打过鸣的小公鸡的舌头……做成饺子……一吃，就好了……”

张作霖说完，一闭眼，一翻身，又沉重地呻吟了起来。

谭得侃脸色一下变得异常难看。

——这分明是在刁难！

这么大黑天，到哪儿去找三百只没打过鸣的小公鸡？用没打过鸣的小公鸡的舌头包饺子，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。

谭统带轻蔑地一哼，挑衅似的看着张作霖道：“我说，如果没什么大碍的话，咱们还是接茬儿赶路。打这儿到京师，没一个时辰的路了。有什么不对付的，到那儿再说行不行？京师的大夫多着呢，没有瞧不了的病。这当儿，赵大帅还在府里恭候着您呢。兴许，袁大总统这工夫也没躺下呢。”

张作霖还是一动不动。

小六子张学良走了过来，道：“我爹他这真是老毛病了，自小犯下的。一起病，我奶奶就给他用没打过鸣的小公鸡舌头做馅包成饺子，一吃准好。别的，使什么药也不管用。”

谭统带眉梢一挑道：“什么，没打过鸣？这节气，上哪儿找没打过鸣的小公鸡去！”

张学良却十分认真，道：“不信你问我爹……”

谭统带鼻子一哼，冷笑道：“新鲜，他倒没说用没睁眼儿的耗子舌头。”

张伯驹先出了房，谭得侃紧跟着也走了出去。

“马上想办法！”张伯驹毫不动摇地说。

“扯淡！真看不出他在耍宝吗？这老小子，向来鬼主意最多，在整个东北都是出了名的，说不定他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呢。”

“不就是三百只小公鸡么，按他的要求去办！”张伯驹的口气强硬了。

谭得侃冷冷一哼：“没那么简单！反正这里离京师不远了，这件事，我要马上面禀赵大帅！”

说罢，他脚步重重地向大门外走去。待张伯驹追到门外，谭统带已经骑到了马背上。

张伯驹正色地大声说道：“谭统带，我看这件事也不必犯难，不如依了他……”

谭统带一提马鞭子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不行。我要立刻面见赵大帅，禀报这件事。这老东西，咳嗽一声一个主意，东北是出了名的，能耐大了。我早就知道，他不会这么听话！”

张伯驹拉住了马头上的辔头道：“难道你真是想让赵大帅亲自来抬他吗？”

谭统带一声冷笑，道：“赵大帅？我们赵大帅是随便小猫小狗能见的吗？”

说着，他又猛一挥手，威风凛凛地用鞭子一指，对看守的兵丁道：“都给我看好了，有点大小事儿，谁也跑不了！”

张伯驹厉声叫道：“谭统带……”

谭统带冷笑了一声，骂了句“你懂个屁”，说完，狠狠地抽了一鞭子，身子一纵，带着四五个兵丁，跃马而去。马蹄声声，火星四溅。片刻之间，便消逝在沉沉夜色之中。

张伯驹面色沉郁，望着漆黑的夜色，怔了好一会儿，回到了上房中。他走到张作霖的身边，给站在旁边的张学良递过去了一个手巾板儿。年方十四的张学良脸上是一片刚毅之色，无言地看着周围的这一切。明亮的眼睛中，充满了警惕。

谭得侃的士兵，真是把整个旅店围得铁桶一般。张伯驹微微一笑，走出了旅店。

通州城里，虽说三百只没打过鸣的小公鸡并非找不到，却也实在是够难的。这当儿，偏又飘起了星星凉雨。大街小巷，空空落落。张伯驹撑了把黄油布伞，向城中一条小巷走去。

他有个学友，姓王名樾，笔名森然，河北定县东旺村人，正住在这里。

王樾年长他三岁，个子不高，面目清瘦，性情开朗，是个极为活跃的人

物。孙逸仙辛亥起事时，王森然住在定县读书，闻之带头剪了长辫，领导学生闹事，罢课，游行。而后，又成立了一个“民主党”，响应革命，远近闻名。孙中山下野后南巡，车至定县时，专门让车停下，亲自召见了，同他晤谈了一个多小时，甚为喜爱。民国二年三月，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。孙中山力主讨袁，但党内意见不一。袁世凯出兵时，孙中山仓促应战，旋即败北。王樾原借住于北京，孙中山兵败后，他也受到了北洋军第三师师长曹锟的通缉，跑到了这通州城来。动乱年代，人便成熟得早，那王樾才不过二十岁，便已常在报端以“森然”为笔名，发表文章，鼓吹新学。少年人意气风发，不安于现状，思想新潮，看不惯老一套，最容易拉帮结伙。两人一次相见，遂成知己，张伯驹同王樾相识虽然不过几个月，便已然无话不说了。那劲头，似乎已经相交几十年，有刎颈之谊呢。

这些天，王樾一直把自己关在房中闷闷读书。才三个月工夫，一部《资治通鉴》已经看完一遍，现在是在读第二遍了。天落黑时，一个朋友从南边来。张伯驹去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房中看这位朋友捎来的信。王樾坐着，这位朋友垂手肃立。他名叫傅湘，是个读书人，也是张伯驹的朋友。

信中落下一张照片。王樾拾起一看，上边是一个刚满月的婴儿，样子俊俏可人。

王樾惊讶地说道：“这么快就生了？是个女公子？好好！你是说，智合还像以前那样不务正业？”

边上那个年轻人幽幽地一叹道：“这孩子生下一百天了，他就回来照过一面儿。夫人说，怕这孩子命苦，所以才请您这样有学问的人给起个名儿，转转运。”

王樾思忖着说道：“这小模样，倒真讨人喜欢。鼻子眼睛的，真像沈夫人。大人、孩子都平安吧？”

话音刚落，外面响起了激烈的敲门声。王樾放下信出来开了门，门外，站着张伯驹。

张伯驹一见王樾，便急匆匆地说道：“森然兄，有点急事儿，劳你马上跟我走一趟！”

王森然拉住了他道：“我以为是官府来抓人呢。急什么，先进来再说，傅湘来了。”

张伯驹一愣，“哦”了一声，径自走进屋里。说起来，他和这位傅先生也是一年多不见了。

房中，三人坐定，寒暄了两句，傅湘先说明了来意。张伯驹拿起那照片看了看，说：“小孩子起个名还不容易，倒要千里百里地跑到北边来？”

王森然闻言一笑，马上说道：“好极了，既然有你这话，就请你说说看看。”

张伯驹走到桌前，打开书案上的一沓稿纸，看了看上面的题目，想了想道：“正式起名我可不敢。如果是随便起一个么……”

傅湘忙道：“如若是张公子肯帮忙，那就太好了。”

张伯驹看到桌上那书稿的题目，恰为《白琴》二字，便一指说道：“找什么，这不是现成的吗？”

傅湘也是个文化人，细一想，倒真是个好名字，连忙谢了。王樾沏上茶，问道：“伯驹兄大晚上的突然造访，莫不是京师又发生了什么变故？”

张伯驹却是问得突兀：“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没打过鸣的小公鸡，长什么样子吗？”

傅湘不知就里，在侧苦笑道：“你们这些人可真会逗闷子！”

张伯驹把事情的原委前前后后说了一遍，王樾先自点了头，道：“既然是伯驹找了来，这通州地面上我倒是还有两个朋友。只怕……这节气不对，二半夜的，要想拿鸡舌头凑够一个人用的饺子馅，还真得下番工夫。”

“我觉得，恐怕这学问，就在这‘工夫’二字上边呢。”张伯驹思忖着说。

王樾这时一拍脑门，道：“有主意了！这前边不远有家馆子，我认识馆子里的管事，他准有办法。”

“那就太好了！”张伯驹笑道。

说着，三个人出了门，来到离王樾住的地方不远的一间饭馆，进去便找到了管事的大厨师。厨师一听，不以为然地一笑道：“没打过鸣？那不就是小鸡崽么。我们这行里头，管那叫‘仔鸡’，肉可是最鲜嫩的了。怎么着，三位，尝尝辣子鸡丁？”

张伯驹双手插在口袋里，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一只这样的仔鸡，舌头有多少？”

厨师一怔，茫然地问道：“这位小爷您说什么，舌头，小鸡仔的舌头？”

王樾在侧应了一句：“对。”

厨师轻蔑地一哼道：“那么点玩意儿，大小儿，跟瓜子瓢子似的，能有多少？上秤称，三百个五百个的，兴许能有一两吧？”

张伯驹追问道：“要是包够一个人吃的饺子，得多少只鸡？”

“什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拿那东西做馅儿包饺子？几位这不是诚心拿我们逗乐子吧？”厨师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说道。

张伯驹鼻子一哼道：“说吧，干脆一句话：能不能干？”

厨师后退了半步，迷惘地说：“这路事儿……起根儿可还真没听人说过。”

张伯驹牙一咬，转身要走，厨师慌了，忙上前拦住了他。

“听您这话头，几位还真是打算包这饺子？”

张伯驹掏出了一张银票放在厨师的面前道：“够了吗？”

厨师一看那张银票，吃惊地睁大了眼睛。他没想到，居然是二百两！

“您……这是打算……什么时候要？”

“现在。”

“那剩下的……东西呢？我是说……”

张伯驹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剩下是你的，我只要鸡舌头。你把鸡买来，我要当面看着杀。”

厨师一脸的迷惘，慌忙把银票收了起来，问：“完了，饺子给您二位爷送哪儿？”

张伯驹用手一指说道：“先派人给我在大客栈的上房前边盘个灶头，行不行？”

厨师忙道：“没问题，我这就去张罗。这么点小事儿，简直太容易了。”

就在大厨师张罗着让人四下里趑摸没打过鸣的小鸡仔时，谭统带带着人已经进了城，一路来到了东北王赵尔巽的府邸门前下了马。一位守门人认识，忙迎上前来道：“谭统带，受累了您哪。”

谭统带忙问：“赵大帅呢？”

守门人道：“大帅到袁大总统的府上去了，是河南的张督军把他请走的，刚去。您要是早来一步儿，也就赶上了。”

谭统带显得焦躁不安。这时，里边一位大管事的出来了。

“哟，是谭统带。请吧，您先在上房歇会儿，抽口烟儿。大帅或许说话儿这就回来了。”

大管事知道谭统带是大帅身边的心腹人，所以也格外客气，一边引着谭统带进府，一边问：“怎么个茬儿，有急事？不是说，让您到奉天府接东北的竿

子王张作霖去了吗？头午，我可还听见赵大帅那儿叨咕起呢。”

谭统带一脚门外一脚门里，闻声狠狠地骂道：“游民散寇，哪是什么体面人儿！”

大管事的听了一愣。

二人进到房中，大管事的递给谭统带一根大烟枪，熟练地帮谭统带点上，说道：“那天，我可是有心没心地听了那么一耳朵，说请这张作霖到京师，可还是袁大总统亲自交代的，让一定要善待这位东北的竿子王呢。”

谭统带不解，忙问：“张作霖是个竿子王？不对吧。他不是二十多年前就受了招安，当上了陆军二十七师的师长吗？”

管事摇着头说道：“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！这年月的故事可太多了。越是兵荒马乱，越是出英雄，谁也别小瞧喽。区区一个师长，对他来说可实在是太小了，不够他坐的！一朝海水一朝鱼，招安，那是哪百年的事儿了。如今，大清国不在了，上上下下，都是袁大总统拿主意，这张作霖明面上受了大清国的招安，大清国节制得了他吗？根节儿上，还不是说翻就翻？”

谭统带鼻子里轻蔑地一哼，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怕这也不过是外边人那么一吹吧？”

大管事瞪大了眼睛。

“吹？我可是听外边的人说了，只要张作霖的那对小眼睛这么一眨吧，手掌心那么一翻，旗子那么一扬，不出一袋烟的工夫，就能收个十万八万的兵马。东南西北的各路诸侯里边，说真格儿的，还就得数东北竿子的势力大。”

谭统带不服气地说道：“那就更是祸害……”

大管事的听着不大对路，关心地问道：“看您这脸色儿，是不是路上……出了什么毛病？”

谭统带闭上了眼睛，半天没言语。

就在这时，通州城里大街小巷正为找这路“没打过鸣”的小公鸡闹得人仰马翻。

因为不是时候。

乡下人养鸡也像种麦子似的，一年一茬儿。通州一到开春前后，风特别大，乍冷乍热的。所以老百姓养鸡都是在过了大年之后才开始。有那手脚勤的，动手兴许早一点儿，可到这时候，那小鸡崽也不过拳头大，挖下来的舌头就更看不见了。所以这位张作霖提出的偏方听着容易，张罗起来还真是要颇

费点心思，通州城郊，王樾请来的一帮人在挨家找鸡，大呼小喝，弄得鸡飞狗跳，热闹非凡。大街小巷到处是人。城里，餐馆后院的一间大房子里，摆满了装鸡的笼子。屋子里人进人出，还有人在不停地往里搬鸡笼子。

餐馆后院的大房中，张伯驹和王樾两人正在仔细检查，看是不是没打过鸣的仔鸡。他们这边检查一只，那边杀一只。就连餐馆里的一条老狗见了这一地的鲜血，都吓得趴在边上直喘。

这时，大厨师又杀好了一只鸡，小心地把鸡舌头摘下来，放到了一个大碗里。这工夫，地上的死鸡已经有一百多只了，可碗里的鸡舌头才一点点。

客栈中，刺眼的灯下，张作霖睡在大房子的大炕上。房子周围，士兵来回逡巡，气氛剑拔弩张，似乎此刻缩成一团的张作霖随时会跑掉一般。

灯下，小六子张学良无声地走到父亲的身边，看了看父亲的脸。张作霖睁开一只眼睛，微微一晒，狡黠地眨了眨。张学良当然明白，顿了顿身，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。他来到餐馆里的后院，在窗户外面看里边的动静。

房里，厨子又杀了一只鸡。这时，一个扎着围腰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，悄悄地对厨师说了句什么。她是厨子的老婆，已经忙得周身是血了。

听了老婆的话，厨师思忖着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你是说，就这么活着愣往下薅？这……怕是不中。”

厨子老婆无奈地说道：“一口气造这么大一堆，吃不了，还不都得撂了。”

厨师道：“那鸡没了舌头，能活吗？”

厨子老婆道：“活不活的，总能多活两天吧？这天眼望暖和了，东西留不住了。”

厨子觉得有道理，便试着从一只活鸡的嘴里直接挖舌头。立时，房中的鸡叫声更加凄惨了。

满屋鸡飞狗叫，好不热闹！这时，又有几个乡民挑着装鸡的大笼子气喘吁吁地进了屋。门边，张伯驹正和王樾聊着不久前王樾在定州见到孙中山的事情。见乡民挑了鸡来，按下话题。张伯驹打开鸡笼，从中挑出了几只过大的鸡道：“这几只怕不行。”

厨师看了看，打着千儿对张伯驹说道：“我说咱这位小爷，看着差不离儿就得了。这三更半夜的，上哪儿讨弄那么多没打过鸣的小鸡仔去？再说了，这节气也不对哇。就算真有点儿差一差二的，真就能吃得出吗？”